

母亲走后的几个月,我梦见我要结婚了,她赶回来参加我的婚礼。梦中我们一起参加典礼,开心自拍。她还换上当年结婚时的礼服,与父亲又拍了一次婚纱照。典礼结束后,全家人一起回家煮饭,度过美好的一天。

梦醒后,我坐在床上哭了好一阵子。当时的女友打电话来,我跟她说起这个梦。她问,新娘是谁呢?我说不记得了,只知道是婚礼。但是我想,新娘除了她不会有别人吧。彼时交往不久,我到东京做研究,她和家人一起到机场送机。一年后妹妹的婚礼,母亲的告别式,她也都参加了。

只是,我们终究没有走到结婚那一步。母亲走后,偶尔在KTV唱到情歌被触动,我就会把歌记下,加入到未来的婚礼歌单。参加别人的婚礼,也总是当作见见,她也在默默排演:若我成为主角,要不要请熟识的学弟当主持?小时候的旧照片还在吗?新郎要不要发言?当我回神,看见双方父母偕同新人进场,这一刻总是让我热泪盈眶。倒不是为了朋友成婚而感动,而是我总忍不住想:母亲也很希望看到这一幕吧。如果她在,不知道会笑得多开心呢。

母亲过世两个月前才参加了妹妹的婚宴。母亲是不喜欢社交的人,与不熟识的人同桌,她总是客气而尴尬。她也不爱拍照,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拿相机对着她,她总是慌忙闪躲。但是在妹妹婚宴那天,她神情愉悦,穿着不久前与父亲到老城区特别购置的新款洋装及枣红色小外套,别上胸花,在镜头前落落大方。

那大概是母亲少数几张面向镜头的近照了。布置灵堂时,我只能从那天的照片中选出一张,作为她告别式的最后身影。

梦中的那一场婚礼,我在心中预演多次,却不曾举办。

与后来成为妻子的汪维卿决定结婚时,我们只在赁居地的民政局办理了登记,请证婚的两位挚友吃了一顿海鲜餐,就算完成仪式。倒不是一开始就打定主意不办婚礼,我也知道丈母娘其实有期待,只是我和汪维卿并非重视形式的人,加上忙碌,也就暂且将此事搁置。后来丈母娘说:“不办也没关系啦,不要让你们年轻人那么累。”我们一大家怀疑没有听错,却也松了一口气。结婚周年前夕,我们趁着给汪维卿的奶奶祝寿回到家里,参加家族聚会。大伯母为汪维卿化了个淡妆,戴上精致的皇冠与头纱,让她们在亲族的见证下正式向父母行礼,婚礼一事算是完成。

汪维卿不曾与母亲见过面。母亲在世时,我大概也没有提过她。我们就读同一所大学,甚至还是同一位教授指导,算是同门师兄妹。但我博士班入学时,她已把硕士学位修毕,几乎不在学校出现。认识七八年,我们至多就是偶尔会在书展,座谈活动遇见的微友,打过招呼后,就不太知道说什么了。写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共同熟识的朋友邀大家到他家聚餐,那是我第一次,出门放风透气。当时她已在地方文化馆工作,下班后也来了。朋友家书多,她蹲在书柜前随意浏览,取下一册,坐到电暖器旁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也不管其他人正起哄着直播烤鱼的味道。爱吃如我,自然跟着大家到厨房凑热闹。高梁腌渍的乌鱼子烤好了,发出迷人的酒香,众人如抬轿般簇拥着乌鱼子走出厨房,而她端坐在客厅看书。

“汪维卿,来吃乌鱼子啦,看什么书!”朋友喊她。交往之后,我偶然提起此事,说那时觉得她看书的样子有点可爱,才去找她讲话。她抱怨,朋友老是喜欢把一堆难懂的人揪在一起,简直莫名其妙。她不知如何避免尴尬,只好看书。

“不过你一开始超难聊的啊。”我说。托朋友的福,我们莫名地走到了一起,并在他们的见证下登记成婚。不知是不是巧合,聚餐那一

天,正好是母亲的生日。汪维卿的生日也在几天之后,说来同样是水瓶座。梦中婚礼那位面目模糊的新娘,我想并没有特定指谁,因为母亲说过,无论我爱谁,她都祝福。

如果母亲还在,我想我会很乐意介绍汪维卿给她认识。

虽然已经无法证实,但我总觉得她们会合得来。两个都是慢热、不爱社交的人,但相对来说,也没那么多的修辞与表演,以及不必要的勉强。她们都爱看电视,我想这会是很好的媒介,不必四目相对、刻意聊天。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只要继续看电视就行了,还可以暂时离开去切水果。母亲爱看什么节目呢?生活实用小智慧的节目似乎是她的最爱。但那也许是不自觉内化的主妇人设所致。美食节目她也看,虽然不像父亲的嘴那样刁,但看到感兴趣的店家,两人相



吕传彬

偕前往,尝鲜踩雷,也是老夫老妻的生活情趣。她也爱看韩剧,倒不是迷恋长腿欧巴,她更喜欢家长里短的狗血剧,边看边说韩国人很奇怪,没事总爱找人谈心。母亲大学是读韩文系的,只是当时韩风未起,难得她领先潮流数十年,却苦无发挥余地。每次播韩剧时跟她讲话,她总是看到出神,仅哼一声敷衍我,过一会儿才突然转过来问我刚刚说什么。汪维卿看电视时也是这样。交往后,我邀她到赁居的小套房坐坐。起初她还翻书,跟我聊天,后来往住就是一整下午的电视,天黑一吃过晚餐,再让我送她去搭区间车回家。

同住之后,汪维卿第一件想买的家电也是电视。婚后回老家过年,我也总是想象,如果母亲在,我们三个人会一起散步到传统市场买菜,就像小时候母亲出门,我与妹妹总是爱哭、爱跟路那样。出了市场,如果遇上卖茶叶蛋或小白菜的小贩,我会买一袋回家,告诉汪维卿那是我曾经以为世界上最美好的滋味。然后我们三个人会一起洗菜、备料,准备在除夕夜大展身手,端出温暖丰盛的火锅。我也希望向母亲学做几年菜,我与汪维卿当她的二厨,让她知道成家后我们也能自煮自食。当然,母亲也可能大手一挥,叫我们去看客厅电视,厨房的事由她处理就好。父亲现在就是这样对我们的。当她们两个人渐渐熟识、亲近,我也想听听汪维卿会怎么对母亲抱怨我。对理智的汪维卿而言,我是过于任性的人,做自己不、不听劝,荒唐乖谬、感情用事。对母亲而言父亲似乎也是这样,但那是父权传统习惯,双重标准、固执,她做的事一定会做。母亲的抱怨,这么多年我也听了不少。曾经我以为自己比较像母亲,内向感性、谨慎多虑。母亲说我们A型血的人比较聪明,不要像你爸,做事瞻前不顾后,但是父亲说,这叫作胆识。长大后,我身体里父亲的基因似乎活跃了起来,成为显性的存在,有时甚至比父亲还冲。父亲毕竟在商场打滚,深知人情世故,他的任性只留在家里。虽然是甜蜜,却也也让母亲吃了不少苦。我的任性就不太受控了,尽管近年遭遇了一些变故,不得不收敛起老是在外面的锐角;当了老师后,也必须承担责任,学习不让人情感先行。不过在汪维卿看来,我四十岁了却还像个小孩一样,易哄难教。

“你对我很严格啊。”有一次我忍不住申诉。“你是不是没有被要求过?”她给我一个白眼。如果汪维卿趁着各科跟母亲抱怨我,母亲会怎么

那天,她用微信发了一张照片过来,等我给她回复。我一看,是她和高中同学一起聚会时拍的合影,一排八九个人,母亲站在最左边,个子最高,肤色最好。我便回复她:“好看。”

李霞 “真的好看么?” “真的。特别是那条蓝绿相间的围巾,看起来很年轻。” “你要是觉得好看,以后我天天戴。” 那个瞬间,我愣住了。那么多年,她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那就戴,你开心就好。围巾谁给你买的,还挺好看的!”

“你呀。我之前没有戴围巾的习惯,你买了之后就放起来了。今年才突然想起来,这两天天冷正好戴,戴习惯了,也挺好。”

我竟然完全忘记了,无论怎么用力回想,到底何年何月、什么由头给她买过这么一条围巾,都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愧疚感,立马袭来。在我没意识到的时候,她已经开始学着改变自己,迈出了沟通的第一步,开始学着表达她的爱。我小时候,她年轻,她的世界,就是我的世界;现在我长大了,她慢慢老去,我的世界,就是她的全部。

我想,不管多忙,真的是时候多关心一下她了。

湿疹,打针对药都不见效,从大腿根到腰部最后蹿上脖子的那些红疙瘩,令她揪心。痛痒她认了,不能认的,是老中医这番话。湿疹还用看医生?难不成湿疹不是病?她大怒。老中医慢条斯理回道,你不是本地人吧?这话没毛病,她脸上怒气缓和了一些。回去问你家男人,他能治。

问他不如问墙壁!悻悻然走出医馆,男人连续三天夜不归宿,跟离家出走没啥区别了,她不承认而已。很多时候,男人还远不如墙壁靠得住,墙能随时立在那儿为人遮风挡雨,男人呢,未必。

她的暴躁气向来处于爆炸的临界点,男人无奈,选择在什么问题上都退避三舍。饶是如此,她依然有诸多不满,什么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最抚凡人心的,是金银首饰,是锦衣美食,是诗与远方。

入秋后,思念亲人的她想出去登高,不想竟成了奢望,胸中腾起无名之火。两下相冲,湿毒应声而出。没能应声而出的,是男人。电话打了多遍都不接,知道男人情商低,可毫不掩饰地拒接,考虑过她的感受吗?老中医的名气,在小城家喻户晓。从医馆出来不开药,相当于昭告天下你没病,传出去,她就成了无理取闹的一方,男人的行为,有了冠冕堂皇的说辞,避其锋芒。在路人的眼光中,她绝对是疯子形象,头没梳、脸没洗,穿着松垮的睡衣,趿拉着拖鞋,哪有点贤妻模样。

好歹,自己是读过《诗经》的人啊,跟《小雅》里那个采绿的女人都互为镜像了。

回应呢?会苦笑着说他跟你公公愈来愈像,或是哈哈大笑叫我自己来谢罪解释呢?

想象归想象,与汪维卿交往时,母亲离开已两年有余了。婚后,每年母亲生日,我都会带一个小蛋糕回来,煮一壶红茶,放在母亲的遗像前,与汪维卿双手合十祝她生日快乐。记得有一次,我没讲几句,忽然情绪一满,泣不成声。汪维卿抱了我一下,接着把我没说的话说完:“妈,元元很想你,你要保佑我们哦。”

那是她第一次跟未曾谋面的婆婆说话。母亲在天上都听到了吧。

最后一次见到母亲,她已在加护病房。虽然事出突然,但看她能够睁开眼睛看我们,意识清楚,我稍微松了一口气。我说,妈不要怕,我跟妹妹都回来了,我们都在。她流下眼泪。我说你要加油,我们会做好该做的事,照顾自己,你好好休养,快快好起来。她摇摇头,好像想说什么,但含着呼吸器不好说话。我说没关系我来猜猜,你是不是想说——我连说了几件她平常会叮咛我们的事。父亲与妹妹也加入猜谜,帮她打气,但她还是摇头。我急了,探病的时间就要结束。我说,妈,我们爱你,好好休息,明天一早再来看你哦,晚安。她没有言语。在冷调的白炽灯下,我没有看漏她眼角闪着的泪光。

转身离开病房时,尽管不舍,但我们真心以为过了今夜还可以再见。

最后母亲没说出口的话,我想了很久,也懊悔了很久。母亲也许只是要说:我要离开了,但我害怕听见,只好假装不懂,继续猜着错误的答案。母亲走后,我梦见要结婚了,她赶回来参加。也许这就是她想对我说的话吧。

于是梦中的那场婚礼,我不时在自己的心中反复预演,像古埃及人制作木乃伊,期待逝去的人有一天会再次降临,重新复活。

然而我也害怕,我光是想到,未来婚礼进场,若只有父亲一个人牵我们的手,孤单站在台上,就难过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我也担心,届时整场婚礼,会不会就我一个人笑得最惨?这样仪式还进行下去吗?所以当丈母娘说婚礼不办也没关系时,我还真是松了一口气。

但决定不办之后,我也不能不时反刍自己的软弱。说没有办婚礼,或许并不很正确。与汪维卿结婚那时,我仍在师大兼课。登记之后的第一个上课日,我与汪维卿一起到学校(我开新课,她有兴趣就会来旁听,学生们都认识这位年轻师母),远远就看见一位学生站在教室后门。我怎么了?她说门锁着,同学去找总务处处理了。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噢,不是说锁着吗?我带着疑惑踏进教室,一看,里面已有十多位学生。地上有用报纸铺成的红毯,有同学站在椅凳上用双手搭成鹊桥,还有许多人高举拉炮,蓄势待发。他们在黑板上写着“掉粉大会”,画我与妻的国画,中间贴着一个大红色的镶金“囍”字。我回头牵住妻,在欢呼声中笑着前行,接受学生送给我们的惊喜与祝福。来到讲台前,我已笑到流泪,但仍先设定好课程投影,才拿起麦克风向学生致谢。于是那一天,我就在铺有红毯、贴满大小“囍”字的教室里,上完三分之一的战前东亚现代主义文学专题以及两学分的英国小说选读。有些外系或迟到的同学搞不清楚状况,立立难安,却又不知从何问起。我偷笑,不时与知情学生们交换恶作剧的眼神。下课后,我与汪维卿拆下黑板上那个大大的“囍”字,准备带回家布置新居。最小的一个,据说至今还贴在403教室的门板上。

完婚三年,我们终究没有正式举办婚宴。这场由学生们紧急策划、荒谬而温馨的“掉粉大会”,于是成为我与汪维卿唯一一次的红毯进场。我在心里反复预演的梦中婚礼,没有想过竟是由学生们为我们实现。而想象中总是让我不知所措的那一幕,竟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甚至也忘记了我悲恸。

那一天早上,我牵着新婚妻子的手,在学生的欢呼与拉炮声中大笑进场,母亲在天上也看到了吗?

本版题图 张宇尘

春舞青绿,灿阳朗朗,树木花草像披了一层金缕衣,望之灼亮炫目。与夫漫游于不蔬蒹葭,群鹭翩飞的乡野生态园,蹊上阡陌,小麦在灌浆,枇杷已挂果,蜜蜂和蝴蝶在花间“打卡”,少顷就从田畲的果蔬花上,又翩翩飞去路畔的野花丛中。夫像倏然间觅到了宝一般喊道:“快看,香椿树!”在路畔的树,几株低矮的香椿树已抽芽长枝,那纤细的细芽如羽似花,鲜嫩翠绿,嗅之能让人秒回童年。

儿时故乡的庭院就有几株高大的香椿树,从它露出芽苞我就开始垂涎欲滴地渴盼,每日驻足树下行无数次“注目礼”。终于等椿芽长到一拃长,正水嫩鲜灵之时,拗不过我死缠硬磨,父亲便拿了绑着镰刀的钩子去撸,我像狗儿看到骨头,提着篮子满地撒欢奔跑着捡拾,那椿芽盈蓝香满天的快意,让我童年的幸福感噌噌往上蹿。

母亲将沸水焯过的碧绿香椿切碎,撒在刚捞起的扯面上,配以蒜蓉和辣椒面,将滚烫的热油一泼,筷子翻搅间红绿相间、香味扑鼻,那绝美味佳正如汪曾祺所言:“一箸入口,三春不忘。”虽已时隔四十多年,但那碗香筋道道的油泼香椿面,至今忆起还唇齿留香。在那个味蕾寡淡的年月,这香味独特的“树上蔬菜”,勾起的都是一

不禁风,却有个霸气无比的别名,王乌。不是什么草都能跟王字攀附上的,这草的来头可不小。多大的来头?她不屑。男人平常闷得不行,这时却来了精神。龙袍什么颜色知道吗?黄色啊,这个还用问!男人抖了抖手中的草茎,它可以染龙袍,染出如朝霞、夕阳一般明亮的金黄色,这来头,大不?就这不起眼的小草?不然呢?来头大又如何,龙袍跟我也扯不上干系。这草茎煮水不仅可以染黄,还能洗疮,清热解毒最见效了。她心头一怔,老中医的话犹在耳边,回去问你家男人,他能治!换句话说,小城的男人都懂得这个偏方。为草草叶片似竹而细薄,茎更是圆小,看着弱

汗水浸湿衣服,贴在身上,勾勒出脊背健硕的轮廓。我跟在一个挑山工的后面,抬头看着他步履沉重的身影,不自觉地放慢了脚步。忽略头上的白发,你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个老人家的体型。

他低着头,挑着重担拾级而上,扁担两边成箱的货物,压在他的肩上,后脖颈处勒出一块突起的肉包,我盯着那块黝黑的肉疙瘩,分不清是临时挤压而成,还是经年累月的负重造成的畸形。

他按照自己的节奏,配合着大口呼吸,找准合适的角度,尽量避开过往的游客,一级一级,稳稳落下,缓慢而有力。

首次近距离接触挑山工,他们年龄与力量的反差,让我内心只觉震撼,五步一个挑水的,十步一个挑食物的,更有甚者,两个人一组配合着抬人。在这个群体里,几乎没有年轻人,清一色都是花甲之年的老者。

他们是谁的父亲,又或是谁的爷爷,在本该儿孙绕膝,静享清福的年纪,却仅凭一副扁担,一身铮铮“硬骨”,扛起了山道上货物运输的重任。挥汗如雨,来往不息,成为整个黄山景区,除了黄山“五绝”——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冬雪之外,另一道触动人心的风景。

在路人频频的注目目中,挑山工们泰然自若,他们像是有一道屏障,隔绝了周围的喧嚣。石级上的游客来往穿梭,轻装上阵。四周欢乐灵动的氛围,与他们的缓慢前行形成对比,他们慢慢地攀登着,像是崖壁上缝隙中挤出的慢花,坚韧而有力。

我的肩上扛了一个背包,几件衣物,一些小零食,未至山顶,就已肩背酸痛,气喘吁吁,着实想象不到,他们上百斤重担的疲累,是如何一点让自己身体适应的。

在我的固有认知中,与老者相匹配的,是体弱。人因年纪的增长,体力和精力都会随之下降,而在他们的坚持中,我看到了打破常规印象的身体状态——鬓虽霜,却能老当益壮,用脚步踏平生活所迫,开辟属于他们的,乐观豁达的前程。

终于登顶,已是傍晚,山顶的空气湿润而微甜,总听人说,黄山被誉为“天然氧吧”,负氧离子浓度常年优越得很稳定,如今身临其境,才知果然名不虚传。几步一株名花,一棵古木,神奇绝美,处处迸发出旺盛的生命力。

踏进旅馆房间时,双腿开始酸胀疼痛。吃过晚饭,偶遇急雨,给旅馆外的旅客来了个措手不及。我凝视着窗外的瓢泼大雨,脑海里突然闪现出挑山工向倦着身体拾级而上的身影,这些人人家,那刻已经下山了吗?如果没有,那他们有地方避雨吗?因为期盼着看日出,第二日天刚蒙蒙亮,我和姐姐就起来了,走出旅馆,能见度不足五米。烟雨蒙蒙、雾气重重,眼前一片白茫茫,宛如仙境。旅馆的服务人员说,日出和云海是彻底没可能看到了。

虽有些遗憾,我们依旧决定出去走走,徘徊了片刻,在旅馆门口的自助售卖机里买了两瓶水,一瓶纯净水售价十元钱,无奈山顶缺水,出门只能买瓶装水作为

膏饯吻的绝美记忆。

闺蜜蕊从乡下老家采摘了香椿这节令时鲜,知我最好这口,特邀我去尝鲜。一进门就椿香四溢,一盘香椿炒蛋香溢满屋,莹白的骨瓷圆

## 椿芽盈蓝香满天

李仙云

盘里那金黄翠绿之色,满盘芳华,让人舌尖生欢。厨房里,蕊正教已上中学的女儿宓宓炸香椿鱼。这平日“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娇丫头,虽手涩却心灵,她鼻尖冒汗地在妈妈手把手的指点下,看油烧至五成热,随即用筷子夹起已洗净焯好的香椿头,在撒入调料的蛋液面糊里一裹,一个个丢进油锅里,霎时,一锅活蹦乱跳的“鱼儿”在翻滚游弋,浮浮沉沉中变得蓬松金黄。宓宓一片递我品尝,我竖起大拇指直夸:“果然酥脆爽口!这下学校的烹饪课,咱宓宓也能露一手了。”那一桌风味殊异的香椿宴,直香得宓宓的医生爸爸给我们做起了美食科普,他说这鲜物可是高蛋白低脂肪,食之健脾开胃助消化,属药膳

采绿

刘正权

男人平常闷得不行,这时却来了精神。龙袍什么颜色知道吗?黄色啊,这个还用问!男人抖了抖手中的草茎,它可以染龙袍,染出如朝霞、夕阳一般明亮的金黄色,这来头,大不?就这不起眼的小草?不然呢?来头大又如何,龙袍跟我也扯不上干系。这草茎煮水不仅可以染黄,还能洗疮,清热解毒最见效了。她心头一怔,老中医的话犹在耳边,回去问你家男人,他能治!换句话说,小城的男人都懂得这个偏方。为草草叶片似竹而细薄,茎更是圆小,看着弱

补给。

两人决定徒步去往光明顶一观,如此朦胧的云境,于我们也是新鲜的,不可辜负。从旅馆到光明顶,徒步大约需要十几分钟,我们拎了些零食,便出发了。

山路两侧的青松排列整齐,高耸挺拔、幽静壮观。或许是天气的原因,清晨的行人并不多,偶尔遇到几个挑山工,也是来去匆匆,景色看不真切,浓雾里朦胧的影子,仿佛置身于童话世界般美妙。

行至转角处,石级的平台上,站着个赤着臂膀的挑山工,姐姐和我自觉而默契地绕过他,不想打扰他短暂的休息。就在我们与他擦肩而过的空当,挑山工叫住姐姐,说了句话,姐姐停下了脚步,她嘴里又重复了一遍,因为讲的是本地方言,我们听不太懂,以为是他在推销什么产品,姐姐连忙摆摆手示意要走,他看我们误会了,急忙指着姐姐拎着的零食袋子,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尽量清楚地说:“吃的,能不能给我?”

姐姐瞬间懂了,他可能是体力不支,身体不适了,于是立刻从零食袋里掏出来两大片像手掌大小的牛肉片,还有一些奶片递给他,男人一手接过,连忙作揖点头。我见状,也把袋子里仅有的两袋酸奶,一根火腿肠递给了他。

他拿着吃的,连连道谢,紧接着就往嘴巴里大口地塞……

走出了一段距离,我又回头看了几眼,他肩上的担子并未放下,依旧那样微微向倦着脊背站在原地,嘴里在快速地咀嚼。

山里的空气湿冷,我穿着长袖仍觉寒凉,他只套了一件粗糙的跨栏背心。

“你怎么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我转头看向姐姐。

“最开始我也听不懂他要干啥,想赶紧走掉,后来看他指着我袋子里的吃的,我走近发现,他的嘴唇都发白了,脸色也难看,就反应过来,他应该是饿得不舒服了。”姐姐若有所思地轻语。

随后几秒钟的时间,我们都沉默了。事情发生得太快,突然到我们两个没有时间反应,本能地给了他食物。但是后续情绪的影响,却是绵长的,他的窘迫令人唏嘘。

一边感慨着,身后又走来一个老人,他似乎比我之前见过的挑山工都要苍老,个子不高,满头白发,粗壮的小腿,宽阔的肩膀,稳稳地支撑着肩上扛着的几箱矿泉水,他右手扶着扁担,左手拄了一根拐杖,身体微微晃动着,拐杖向前挂一下,腿便向上迈一步……

从山顶下来,已到早饭时间,水喝完了,我又走到旅馆门口的自助售卖机前买水,看着一瓶水十块钱的价格,竟然感觉没有那么贵了。

连续两天爬山,肌肉十分酸痛,这体验让我深知,靠体力将货物运至山顶,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而这些黄山上行走的“硬骨头”,他们炯炯有神的眼睛,积极昂扬的精神气,还有那不服命运掌控的韧劲,顽强坚毅的行动力,都令我深深折服,并为之敬佩。

## 文艺周刊

第三〇二三期

一体,被称为“树上黄金”。

清晨一进入喧嚣热闹的菜场,看到那如鸟羽般鲜亮诱人的香椿,当商贩报出天价时,不由惊啊,不愧是蔬菜中的“爱马仕”。咬牙买了一小把,想起“老饕”汪曾祺曾说,这叶未舒、色紫赤的嫩芽,拌豆腐可是上品。细看他的烹调之法:“入开水稍烫,梗叶转为碧绿,捞出的揉以细盐,候冷,切为碎末,与豆腐同拌,拌出油数滴。”犹记童年时母亲也是用此法拌凉粉,给清润剔透的凉粉里撒上翠绿的香椿丝,那白玉镶翡翠的诱人之色,夹一箸嫩滑爽口,醇香鲜美。寻着味蕾的记忆,我“依葫芦画瓢”,竟也将这香喷喷的香椿拌凉粉呈于饭桌。夫摊一筷惊赞:“想的就是这个味儿,真是‘头茬香椿赛人参’,啧啧咧(陕西方言,好极了)!”

明末清初文学家李渔曰:“菜能令人齿颊者,香椿头是也。”这由古至今让无数人思之念之的舌尖美味,《庄子》一书云:“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这古已有之的植物中的“长寿星”,它寓意着长寿,象征着幸福美好,是一种吉祥树,它寓意着父母,而“椿萱”一词则代指父母。我恍然明白,我何以会如此偏爱香椿,只因它在味蕾中储藏着我的亲情记忆。那亲切醇香之感,总让父慈母爱的温暖涌上心头。

需要十足的耐心。要在霜降前采回,敢情他是掐准日子出的门,今儿正是霜降。还要清水浸泡两小时,再煮上两小时,这期间时差,得拿捏得不差分毫。如同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所言,“东家之子,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

清洗湿漉的过程,别家男人还真不好施以援手,男人擦洗得很仔细,像在擦拭一件珍贵的瓷器。清洗完身体,又去给她买身体乳。男人出去的当儿,他用煮草茎的水,洗了一遍头,真心洗出了王妃的感觉。这下不禁想起《诗经》中《采绿》的画面:丈夫出门不归,女人心里愁得做什么都没有心思,采了半天苋草,还不到一捧,心底暗自拿定主意,等丈夫回来,一定长相厮守。

女人眼里流出明晃晃的光芒,对着丈夫柔声细语说,明天,我陪你一起采绿去!

采绿?男人不解风情的毛病犯了,我采的明明是苋草啊。

对,对,苋草!不是本地土生土长的女人,这次破天荒地没跟男人较真。

那天晌午,我正在睡觉,母亲电话就过来了。我困得不行,顺手挂了,她还接着打。“你爸把你刚发表的文章发给我看,报纸上的字儿太模糊,我看着费劲,我把原稿发给我看看。”

“妈,我先睡会儿,一会儿给你找!”

“我现在就要看,你现在就发给我。”

听到这句话,我一下清醒了,我知道,如果十分钟我还没有动静,她的电话又会打过来。长这么大,我一直觉得母亲对文章是否上报上刊这件事情是不关注的。因为在我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中,父亲年轻的时候,几乎天天往家里拿报纸,三天两头告诉家里人,他的通讯报道又上了报纸,很多时候还是头版头条。一开始我们都很高兴,后来随着父亲的文章水平越来越高,投出去发表的文章也越来越多,一家人就逐渐习以为常了。

因此,在我40岁开始尝试写父亲曾经走过的那条创作之路的时候,母亲是无感的。直到去年年底,我的文章开始频繁发表,母亲的态度竟跟前完全不同,不管吃饭还是睡觉,她脑子里都是文章。不仅这样,她还和我约法三章:父亲看过的我写的文章,她也要看,她要平等权;只要是我发表过的文章,她都要过目,她要知情权;看了文章以后,我还要专门拿出时间来和她做文学层面的探讨,她要发言权。

看到她如此郑重其事,我一个人傻乐起来,这是咋了,太阳打西边儿出来了!

母亲今年虚岁68,还差几岁就七十整了。曾经很多年,我不知道怎么和她沟通。因为她擅长的事情,我永远都做不到;我擅长的事情,她大都理解不了。工作以后,离家越来越远,母女俩沟通的机会就更少了。

最经典的段子还是丈夫后来讲给我的,他说,我和我妈的沟通方式总结下来,基本上都是三句半模式——

“妈,是我,你最近挺好的吧?”

“挺好,你也照顾好自己,还有别的事吗?”

“没有,那我挂了啊!”

从拨通到挂断电话,绝对不超过一分钟。真的是这样吗?事后,我一遍一遍反思。

这样的日子不知不觉过了很多年。直到有一天,她变了,变得开始认可我的爱好,开始正视我的存在,偶尔还会夸奖我几句。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才第一次了解她爱我的心。

## 母女对话

李霞